# 通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忽然想到

通讯
作者：魯迅
1925年

論辯的魂靈

本作品收錄於《華蓋集》和《猛進》

一

旭生先生：

前天收到《猛進》第一期，我想是先生寄來的，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。無論是誰寄的，總之：我謝謝。

那一期裡有論市政的話，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來。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裡，這裡有所謂土車者，每月收幾吊錢，將煤灰之類搬出去。搬出去怎麼辦呢？就堆在街道上，這街就每日增高。有幾所老房子，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，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。我不知道什麼緣故，見了這些人家，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歷史。

姓名我忘記了，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，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「活埋庵」。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，都在建造「活埋庵」，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。看看報章上的論壇，「反改革」的空氣濃厚透頂了，滿車的「祖傳」，「老例」，「國粹」等等，都想來堆

在道路上，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，「強聒不舍」，也許是一個藥方罷，但據我所見，則有些人們——甚至於竟是青年——的論調，簡直和「戊戌政變」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。你想，二十七年了，還是這樣，豈不可怕。大約國民如此，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；好的政府，或者反而容易倒。也不會有好議員的；現在常有人罵議員，說他們收賄，無特操，趨炎附勢，自私自利，但大多數的國民，豈非正是如此的麼？這類的議員，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。

我想，現在的辦法，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《新青年》上已經說過的「思想革命」。還是這一句話，雖然未免可悲，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。而且還是準備「思想革命」的戰士，和目下的社會無關。待到戰士養成了，於是再決勝負。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，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，但我希望於《猛進》的，也終於還是「思想革命」。

魯迅。三月十二日。

二

旭生先生：

給我的信早看見了，但因為瑣瑣的事情太多，所以到現在才能作答。

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，確是極好的事，字數的多少，倒不算什麼問題。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，假使還是這幾個人，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週刊或合訂的各週刊之類。況且撰人一多，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，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，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，吞吞吐吐的東西，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。現在的各種小週刊，雖然量少力微，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，在黑暗中，時見匕首的閃光，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，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，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。在現在，我倒只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，只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，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。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，那當然又作別論。

通俗的小日報，自然也緊要的；但此事看去似易，做起來卻很難。我們只要將《第一小報》與《群強報》之類一比，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，要收穫失敗無疑。民眾要看皇帝何在，太妃安否，而《第一小報》卻向他們去講「常識」，豈非悖謬。教書一久，即與一般社會睽離，無論怎樣熱心，做起事來總要失敗。假如一定要做，就得存學者的

良心，有市儈的手段，但這類人才，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。我想，現在沒奈何，也只好從智識階級——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，此事說起來話太長，姑且從眾這樣說——一面先行設法，民眾俟將來再談。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，歷史通知過我們，清兵入關，禁纏足，要垂辮，前一事只用文告，到現在還是放不掉，後一事用了別的法，到現在還在拖下來。

單為在校的青年計，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，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。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，有做的，也過於高深，於是就很枯燥。現在要Brehm的講動物生活，Fabre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，並且插許多圖畫的；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。至於作文者，我以為只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，再看看文藝書，就夠了。

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，毀了事情頗不少。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，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，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，不知道他們在那裡面情形怎樣。這雖然是自己願意，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「老法子」的計。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，就是從「青年必讀書」事件以來，很收些贊同和嘲罵的信，凡贊同者，都很坦白，並無什麼恭維。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麼「學者」「文學家」的，則下面一定是謾罵。我才明白這等稱號，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，是精神的枷鎖，故意將你定為「與眾不同」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，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。不料有許多人，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裡，豈不可惜。只要擲去了這種尊號，搖身一變，化為潑皮，相罵相打（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），則世風就會日上，而月刊也辦成了。

先生的信上說：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，而最普通的，第一就是聽天任命，第二就是中庸。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，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，其實乃是卑怯。遇見強者，不敢反抗，便以「中庸」這些話來粉飾，聊以自慰。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，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「多數」作他護符的時候，多是兇殘橫恣，宛然一個暴君，做事並不中庸；待到滿口「中庸」時，乃是勢力已失，早非「中庸」不可的時候了。一到全敗，則又有「命運」來做話柄，縱為奴隸，也處之泰然，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。這些現象，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，無論有沒有外敵。要救正這些；也只好先行髮露各樣的劣點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。

魯迅。三月二十九日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